

20230518《靜思妙蓮華》不說他過 口安樂行（第1417集）（法華經·安樂行品第十四）

◎法有善法惡法，人皆於法計我，謂行善惡法中，本無有我人相，若善法謂是我，即惡法應無我，若惡法是我，善法應無我，眾生顛倒執持人我，因法執生妄計有我。

◎「又，文殊師利！如來滅後，於末法中，欲說是經，應住安樂行。」《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》

◎「若口宣說、若讀經時，不樂說人及經典過。亦不輕慢諸餘法師，不說他人好惡、長短。」《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》

◎若口宣說：說人及經過。問：人有何過？經有何過？答：經有大乘小乘，人有大機小機。以乘對機，隨宜難解。

◎經有顯性，廢權立實之過，破相隱實，開權之過。人有執理，不信漸修之過，執事不信，頓悟之過。

◎苟性相雙融，經有何過？事理無礙，人有何過？若說有過，則惱亂其聽受之人，非口安樂，故戒之。

◎亦不輕慢諸餘法師：亦不可以輕陵侮慢諸餘經典及說法之師。言弘經者不可倚恃法華之圓，而輕蔑偏權之法師也。

◎佛尚以異方便，助圓實之正道，後世弘經，豈可輕慢權小。須順佛意，將護物機，故應戒之。

◎不說他人好惡、長短：不歎毀，不說其他尋常人身中好惡長短之事。莫說他人過，蓋受質二儀，天然之性，未嘗不全，血氣之情，未嘗不偏。

【證嚴上人開示】

法有善法惡法，人皆於法計我，謂行善惡法中，本無有我人相，若善法謂是我，即惡法應無我，若惡法是我，善法應無我，眾生顛倒執持人我，因法執生妄計有我。

法有善法惡法  
人皆於法計我  
謂行善惡法中  
本無有我人相  
若善法謂是我  
即惡法應無我  
若惡法是我  
善法應無我  
眾生顛倒執持人我

## 因法執生妄計有我

我、人，人、我，這兩字的名詞，「我」也是人，「人」也是我，但是在語言應用上，「我」就是我。這就是用我來做主宰，是我。他們大家，這些都是人，別人。他們是別人，我，就是我。我的什麼人，我的最親，我最不愛的人，這種我和人就在那個地方，起很多的分別相，在那個地方。這就是我們人生，都執著在這個名詞和相上面。所以，人我是非、事物、形相等等，都是人去分別。每一天口中，所對的環境，聲音就是不離開這些。「這是什麼東西？那是什麼東西？」「是我、是人，是張三、是李四」，都是這些語言。這些語言，演變出了有善法、惡法：這個人好，那個人不好；這件事情善，那件事情惡；這個東西美，那個東西醜。就是這樣不斷複雜變化，名詞隨著複雜變化，名詞就這樣開始惹來了，很多是非、煩惱、無明，這就是「人皆於法計我」。

我做的事情是對，他做的不對；我的功夫好，他的功夫很差，等等去分別，人與人之間所造作的法去批評，都是認為自己很好，別人即使很好，我們不及別人，我們也會起了那一分卑劣慢；不認輸，又再我慢心起。這全都是我們人在這個法之中，生很多的人我是非、煩惱無明，這些都差不多在這裡。所以，我們若要說到好，清楚了，要說「行善惡法中」，到底是善是惡？在我們日常生活動作中，是要分別是善是惡呢？這本來「無有我人相」，其實我們若不執著我們自己，也不要執著別人，反正就是一項事，我們共同合和互協，來完成一件事情，若這樣豈不是很和齊、很平坦，能夠做得很好呢？

就像在厄瓜多，他們就是合齊，八個國家的慈濟人，不論是在美國、加拿大，或者是在瓜地馬拉、多明尼加，或者是在巴西、巴拉圭，或者是在阿根廷等等，他們就是去到厄瓜多，和當地已經發心的志工會合。雖然氣候是很熱，因為它是最接近赤道，就是很接近太陽(直射)的面，所以它就會較熱多了。聽他們在視訊時，八個國家的慈濟人共聚一處，也在螢幕上出現了。聽他們的聲音，看他們的人影，大家都太陽曬得很黑了，但是很快樂，彼此讚歎，互相感恩，分享那個地方，厄瓜多災情的慘重，分享那個地方，有老弱病苦、孤寡的人，真的是無依、無奈。這種的災情，他們要如何恢復呢？

幸好，這群外來的人，他們的名字叫做慈濟人，不同的國家，同一種的形態來帶動，是誠意。那種的誠意，誠心願度一切眾生，這就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我們的「四弘誓願」。佛法，佛陀的教育，教育

我們要行菩薩道，菩薩最根本就是要度眾生，拔除眾生的苦難，這是菩薩的使命。所以，這個使命要發自內心虔誠，內心那個真，真誠的心。所以，誠心能夠願，發誓願度一切眾生，「菩薩所緣，緣苦眾生」。不只是用誠懇的心，用正，正心，心正，我們要正，沒有偏差，共同我們的思想方向；我們的思想同一項，那就是「靜思法脈」。我們的法，這個方向就是行菩薩道。大家已經走上了，這條誠正的道路，行菩薩道，依照這個法去身體力行。這是一個法門，真實，正的法門。所以，我們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我們就要學這個法。

法脈，無不都是開一條正確的方向，共同往這個方向走。所以，你看到慈濟人，就是在那個地方，不分別你、我，「你是從美國來，你是從巴西、巴拉圭來的」，他們都不分，他們共同一道門，這條路的方向是很正確，沒有偏差。去到有災難的地方，一心一志，用誠懇的心去面對苦難人。所以，大家看起來態度誠懇，和藹可親，去接近災民，去帶動本地人，以工代賑。人人能夠對自己生活有幫助，領工資，打掃自己的家鄉，讓自己災情能去除，生活復甦，大家很感恩、很快樂，願意出力，這麼熱的天氣，大家都是很拚力、很認真。

所以，在八天的時間，幾個城市、鄉村，這樣將它清掃。兩天前的環境，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完全不同。每天都在比較，昨天的環境是這樣，今天打掃完是這樣哦，明天再打掃完，又是變成這樣，乾淨了。那些泥濘的土，不見了，破爛掉的家具，在外面、家裡，也都將它清掃出去了。清在外面，政府的大卡車，搬開了，已經不堪用的家具搬出去了，泥濘的土搬出去了，地上經過掃，經過洗過了，內外乾淨。每天這個環境髒亂，下去打掃，打掃好，今天到這裡，明天再回來打掃它，就是這樣，一天一天清理，已經完全乾乾淨淨。這是共同的力量。

所以，在行共同的力量，沒有人我分別，沒有說，「他是災民，你是志工，我是來帶動的人」，沒有！我來帶動，我從遠方來，我也和大家共同投入進去，是志工還要再更用心，來學習遠方來的人，用什麼誠意在付出，去同理心，「我也受過災難，你也受過災難，彼此之間，我先來打掃你的，你來打掃我的。」所以，沒有人我、我，共同一件事情去付出。所以，合和互協，能夠八天之中，這樣分隊組去負責，所以打掃得很歡喜。

這就是「行善惡法中，本無有我人相」。我們完全在那個地方，在行善法，沒有我，沒有人的相，就自然沒有分別。大家都共同一樣，這麼

的歡喜，這樣去付出，不怕辛苦，這個事情很容易，趕緊完成。我們若要在這裡斤斤計較，那就是「若善法謂是我」。覺得：這些善的法，這都是我來帶動的，這是我！是能幫助人的人，你們是讓我要幫助的人。若有這樣的心態，就帶不起人，覺得善法全都是我，都容易自大起來了。我們八國這些慈濟人，應該認真說外地來的是七國，和配合他們當地，所以叫做八國。大家心志一如，所以大家共同為善，沒有你和我形態，沒有你和我執著的形相，我們大家都平等。從外地來的人，多數都是企業家，但是在本地的人，貧窮苦難人很多。寄回來的影像，我們可以看到進去裡面在打掃，根本就不是正式的牆壁，就是芒草，這樣一支一支，還能看到後面的景，可見是貧困。

但是他方來富有人家，同樣下去在打掃，同樣在那裡面，這樣在「膚」慰：「您辛苦了。」老人在那個地方，他同樣恭敬尊重。這種沒有人、我相，只有一項——愛，發揮我的虔誠的愛心，用一條這種正確的方向道路，這樣在身體力行，很實在的心去付出。所以，誠正信實，相信這個法，我們很相信，這個法門就是這樣，法脈就是這樣，承這個法脈、法統，去為人群付出。誠、正、信，相信，腳踏實地去付出，步步踏實精進，菩薩道從這樣起點，一步都不偏差，一直向到佛道，向到佛的境界。所以，六度萬行，因圓果就，那就是到佛的境界，這就是我們學佛。所以，我們這時候，就是這樣在付出。

「若善法謂是我，即惡法應無我」。為什麼都在這裡在做善？我們也無所求在付出，那個惡的法，難道有我呢？當然是沒有，現在在這個地方，大家都在做好事。若是「惡法是我，善法應無我」。是啊，在造惡，假使我在造惡，滿心煩惱，到底滿心煩惱的我，是和大家怎麼有辦法合會呢？我是惡，若這樣，看什麼事情都不順眼，我就是破壞。

看看，難民潮是怎麼來的？到底是什麼人在迫害什麼人？真的是苦不堪。善法和惡法，人我之間如何去分別？一念心，這念心善，自然去除煩惱；一念心，心在善法中，你的心就去除了無明、執著，就沒有：「這是你們，你們的事情，和我哪有關係？」「是那個遙遠的國家在受災難，我們憑什麼這麼辛苦，去到哪裡？」這就是人我相分別，拆離開了人性的愛。

所以，人性的愛就沒有人我相，遠方在受災難，我們的愛是鋪天蓋地，眾生如己親人一樣。所以，我們向善，自然就無惡了。而我們若是心念一偏差，滿心煩惱，你要和他說善法，唉呀！哪聽得進去呢！就聽不進去，哪做得到呢？懈怠的人，你要叫他殷勤精進，怎麼呼

喚，都是同樣懈怠，聽不進去。所以，這就是善惡法，精進和懈怠。善與惡，在法上，我們要取什麼樣的方向？學佛，當然就是取善法。所以，我們不要，「眾生顛倒執持人我」。因為「法執生妄計有我」，我們眾生就是顛倒，才會在法中在執，執持，因為有我們這個身體，就說：「我累了、我病了、我痛了、我苦了，所以我要休息，我要調養。」自然空過時日了，所以我們要很用心，人間總是愛的心讓你如何開闢。

來，前面的經文，我們來看：「又，文殊師利！如來滅後，於末法中，欲說是經，應住安樂行。」

又 文殊師利  
如來滅後  
於末法中  
欲說是經  
應住安樂行  
《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》

這是前面說過的，佛陀再呼喚文殊菩薩，前面已經為我們解說，該避開的我們要避開，有困難時，我們要用什麼心態，有為法的困難，就要用無為法去治理，心不要綁在那裡，我們用悲智雙運來克服。

這就是要了解，佛陀滅度後，濁惡世中災難偏多，才是在考驗菩薩的悲智雙運。這種末法中要說是經，真的要住在安樂行，將這個心開闢來。

所以，下面下來這段經文：「若口宣說、若讀經時，不樂說人及經典過。亦不輕慢諸餘法師，不說他人好惡、長短。」

若口宣說  
若讀經時  
不樂說人及經典過  
亦不輕慢諸餘法師  
不說他人好惡長短  
《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》

這是講經的人，要有這樣的風度。「若口宣說」，就是我們要講經的人，我們要抱持著口說好話。我們不是有「三好」嗎？口好，說好

話；身好，做好事；心好，想好意。這就是我們要堅持的。所以，「說人及經典過」。這是不應該有，會有人問：「人有什麼樣的過失呢？為什麼要常常在批評的人的錯誤？經有什麼過失，能夠讓你批評這部經的過失？」這我們就要自己自反問。我們若要去說人家的不對，我們就要好好仔細來想想看，自問自己，比被別人問我們較好。自己的心想好意，我們的口，若要說別人的不對，我們要自己趕緊快問自己，「人有什麼不對嗎？經有什麼不對嗎？」我們的口，怎麼要說人家的不對呢？趕緊口要說好話。

若口宣說：

說人及經過

問：人有何過

經有何過

答：經有大乘小乘

人有大機小機

以乘對機

隨宜難解

所以，這個地方能夠回答的就是，「經有大乘小乘」。所以若要說經的過失，說：「你在說的，這不對。」「我明明講經，你怎麼會說我不對呢？」「因為你講的是小乘法。」這樣就是批評了。其實，我們常常說過，小乘有小乘學佛的基礎。聲聞、緣覺不就是小乘呢？佛陀為他們大家說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，要不然我們要如何知苦呢？要不然我們要如何能了解，要滅除煩惱呢？所以不能說小乘是錯，只是佛陀要鞭策我們再進一步，不是到這裡而已，不要在這裡你就想要取入滅了，不是在這裡，你就認為你所得的是全。不是這樣，要再向前前進。菩薩道你還沒有走，你哪有辦法到佛的境界呢？只是差別在這裡而已。所以，不是大乘要去批評小乘法，法本來就平等，是鼓勵我們的思想再向前，開闊我們心胸，我們的心境要再向前，去利益他人，才是真正利益自己。

所以，那人呢？人有什麼樣的過失，可讓我們批評呢？人，「人有大機小機」。就是根機比較好的、較優質的，一點就通了，他能夠體悟大乘法。其實這個大機的人，他也是要了解小乘，要如何自我修行，要不然，太過頭、超越過了，就是沒有那個律儀的觀念，也不行。

看看，我們在《法華經》中，一直佛陀也是要我們「戒」，這個戒律、律儀也是很重。但是一般的人，認為「一切皆空」，我還要持什麼

律？我超越了，無染著了，這樣就會錯誤，一念偏差，全盤錯誤，所以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。不是一條線放去的風箏，這條線若拉斷了，風箏就無法(回歸)落地。這就是不實，就是虛。所以我們要記得，不要去批評經典的過，經典有經典教育的環境。小學、幼稚園都是這樣起來，才有到博士、學士的地位，總是要有這樣一步一步。

「以乘對機，隨宜難解」。以乘去對機，佛陀就是觀機逗教，要不然，你對小根機的人講大乘法，他聽不懂；若聽，一知半解，容易犯錯。所以就要很穩定，好好循循善誘。要不然，他對著這個小根機，跟他說大乘法，他根本聽不懂。所以，「經有顯性，廢權立實之過」。就是將這個方便法都拿掉，一下子就向他說實乘道，若這樣，這是不對。這樣不對，我們一直去批評，更加不對，我們應該也是要循循善誘。

經有顯性  
廢權立實之過  
破相隱實  
開權之過  
人有執理  
不信漸修之過  
執事  
不信頓悟之過

大乘法是好，但是你要從修好自己，要知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，要了解「因緣法」，才開始來投入「六度」，要照次序走，「戒、定、慧」要無漏，「聞思修」要實體。這就是我們的過程。要不然，這你將它廢權，說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能成佛，我為什麼要再這樣修起呢？因為我也是有真如本性。一下就跳到真如本性來，你的真如本性在哪裡呢？在哪裡啊？但是自己還是茫然，卻是要談真如，這是錯誤，所以這叫做「廢權立實之過」。我們不用去批評他，要好好輔導他。「破相隱實」，就是「開權之過」。一實乘法你沒有顯現出來，你再怎麼樣的大乘法，也是與人、事、物，沒有離開菩薩道。

在厄瓜多那個地方，正在受苦的地方，我們那些菩薩，若沒有在那裡，若沒有他們去帶動，那個災區還是依然受災，那些受苦難的人，還是同樣無語問蒼天。菩薩道本來就是所緣，緣苦眾生，本來就是這樣。你這個緣若將它斬斷了，菩薩是菩薩，是什麼叫做菩薩？菩薩法本來就是要去接觸眾生苦，這樣才有像菩薩，才能成就菩薩道。若這當中都將它斬斷了，那苦難歸苦難，「菩薩」只是一個名詞，這不像菩

薩。我們若以這個來體會，就能夠很了解。所以我們不要說開權是錯，其實走到那個地方去救拔他，這是步步踏實的路，這是我們要用心去體會。

「人有執理，不信漸修之過」。這就是我們人，執持在這個道理，就是不去相信我們要腳踏實地，漸漸修行。你若沒有走，就不會到達，你就要去走。但是，「我就是要執我的道理，我道理都通了，我都懂道理了。」但是你懂道理，你走過來了，你要用什麼走？兩隻腳。兩隻腳就是福慧，要福慧兩足；你要去修福，你要去修慧，福慧兩足尊才能夠成佛。你的過程，就是要身體力行走過來，要不然你只是懂道理，又有什麼用呢？所以要漸修，不要不相信。路是人走出來的，常常說，慈濟是用愛鋪路走過來的。我們要很用心。「執事不信，頓悟之過」。你只是執這個事，說「我就做就對了，我為何還要去了解法？」這樣也不對啊！你若沒有這個道理，你只是執事，容易迷失掉。你若不知道方法，不知道道理，這樣做你會偏差。所以不要只是執在事，也不能只是執在理。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去分析。

「苟性相雙融，經有何過」。我們若能夠知道這樣，我們人人的本性是有真如本性，外面的事相我們不能疏忽掉。外面的事相，我們的真如本性能夠會合起來，道理和人事沒有分開。我們總是，要做事情總是不能離開道理，不能離開軌道。這個道理、這個軌道，就是要用來運用這個事，這是兩項要合為一個。菩薩的精神，發揮愛的力量，投入苦難的地方。同樣的道理，投入之後，完成了，這件事情完成了，大家法喜充滿。這就是因緣，這就是結果，這應該是這樣。

苟性相雙融  
經有何過  
事理無礙  
人有何過  
若說有過  
則惱亂其聽受之人  
非口安樂  
故戒之

所以，「事理無礙，人有何過」？事理無礙，人在做事情有什麼過錯呢？為什麼常常要來批評，要做事情的人呢？為什麼在付出的人，要受這麼多人的批評呢？所以我們要很用心，事和理若會合，不用管人家如何批評，「有為法」中，我們要用「無為法」解。批評是你的事



情，我做對的事情，我心安自在。若能夠這樣，人有什麼過失呢？

「若說有過，則惱亂其聽受之人」。若要說「過」，就是有人就是蓄意要去毀謗，要去造謠，聽的人也這樣就將它聽進來，這樣彼此惱亂。是發出了是非的口，批評人的過失，有的人聽到來起煩惱、起懷疑。就被那個口出這種是非的人，影響了。所以，「惱亂其聽受之人」，這就是有過失。

「非口安樂，故戒之」。我們說話，若是去說到，這樣去擾亂人，對我們也沒有比較好。所以我們要謹慎，要戒除批評別人的口業、是非，我們要戒，這樣我們就口安樂了，我們就不會怕，我們說話有過失。我們要常常謹慎，我們要說什麼話，不要去批評別人；別人做好事情，我們要去讚歎人家。這也是口的安樂。

這段經文，「若口宣說、若讀經時，不樂說人及經典過」。道理就是在這裡。「若說若讀此經之時，不欲說人及經典過」。就是這樣，它的文是這樣，那個的含意是前面說的話。我們在做，我們的感受很多。「亦不輕慢諸餘法師」。不輕慢其他的法師，意思就是，不可以輕慢，諸餘經典及說法之人。我們都不可以。

亦不輕慢

諸餘法師：

亦不可以輕陵侮慢

諸餘經典

及說法之師

言弘經者

不可倚恃法華之圓

而輕蔑

偏權之法師也

剛才就說過了，經典無過，人也無過。人家他要修行，從小乘開始一步一步走，我們若有因緣，能夠和他分享，他若發心，就能夠發大心、入大乘法來。我們不用去說這樣不對，其實修行都是對，只是他的見解停滯，就是獨善，這樣而已，沒有什麼樣的大不對。所以，「言弘經者，不可倚恃法華之圓」。不要仗勢：我是在聽《法華經》，我的道理懂很多。你道理若懂很多，你有去走嗎？你有去做嗎？你有去了解嗎？我們自己也要這樣有自知之明，要自己要知道。不要只是依靠我有讀經，我有誦經，我有聽經，這樣我就很自大，不要這樣。若這樣，就容易「輕蔑偏權之法師」。人家這樣在修行，我們就輕視人家，

也不行。所以，佛陀就是以方便，佛陀用種種的方便來循循善誘。「助圓實之正道」。

佛尚以異方便  
助圓實之正道  
後世弘經  
豈可輕慢權小  
須順佛意  
將護物機  
故應戒之

佛陀循循善誘，從小教慢慢一直帶他，帶到因緣成熟了，就對他說：「你不是到這裡而已，前面還有一個康莊的大道，走過去……。」在〈化城喻品〉就是這樣，這是，只是一個化城，讓你休息一下，真實的目標在前面，再走不遠。就是這樣，一段一段引導我們。「後世弘經，豈可輕慢權小」。我們若沒有這樣走過來，哪有辦法接近大道的地方呢？所以不要輕慢。所以，「須順佛意」。我們要能夠體會佛陀的心意。要如何護物的機緣。「物」就是眾生，我們要如何來保護眾生的根機，和他的因緣。他雖然是小機，但是他的因緣還未成熟，因緣成熟了，這正是時候，我們就鼓勵他來投入，來付出，來體會。所以，「不說他人好惡、長短」。

不說他人  
好惡長短：  
不歎毀  
不說其他  
尋常人身中  
好惡長短之事  
莫說他人過  
蓋受質二儀  
天然之性  
未嘗不全  
血氣之情  
未嘗不偏

我們不用去批評別人，是有所長的法，或者是有所短失的法，我們不用去批評。「不說其他尋常」，平常人那個「身中好惡長短之事」，我們也不用去批評，所以「莫說他人過」。「蓋受質二儀」。我們的這個質，我

們自己要知道我們這個儀，這個律儀我們要顧守好。我們的「天然之性」，就是我們的本性，「未嘗不全」。我們人人的本性，本來就沒有欠缺，本來這個道理就是存在。

所以，「血氣之情，未嘗不偏」。我們，我們有這個身體，我們有這個生命，我們這樣在修行，也不一定我們所做的都對。在同一個道場，同一場道場，不是人人的思想都一樣，不是人人修行都一樣精進，不是人人那個觀念是正確。這叫做「血氣之情」，就是有身體，有血肉、有生命，這樣的有情人，就是眾生；也不一定做人，我是在修行，我每項都對。所以我們大家要時時體會、用心。生活我們要如何過？我們要如何來把握我們的人間？所以要時時多用心！

～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5 月 4 日～